

沙丘

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，
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。

【美】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潘振华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HUA WENYI CHUBANSHE
ARTY PUBLISHING LTD.

D U N E
FRANK HERBERT

沙丘

【美】弗兰克·赫伯特 著

潘振华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丘 / (美) 弗兰克·赫伯特著; 潘振华译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DUNE

ISBN 978-7-5399-6736-3

I. ①沙… II. ①弗… ②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8844号

DUNE by Frank Herbert

Copyright © 1965 by Frank Herbert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6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6-201号

书 名 沙丘

出品人 华楠

著 者 (美) 弗兰克·赫伯特

译 者 潘振华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

特约编辑 读客高一君 徐羚婷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9.75

字 数 574千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736-3

定 价 68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卷 沙 丘 001

第二卷 穆阿迪布 235

第三卷 先 知 429

帝国术语库 584

地图附注 608

后记 609

第一卷
沙丘

凡事起始之时，必细斟细酌，以保平衡之道准确无误。贝尼·杰瑟里特的每位姐妹都深知这一箴言戒律。既如此，如果你即将开始研究穆阿迪布的一生，请注意，你首先应正确地将他置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：他出生于帕迪沙皇帝沙达姆四世在位的第57年。此外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你应正确地找到穆阿迪布活跃的地盘：厄拉科斯星。虽然他生于卡拉丹，且十五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那里，但千万不要被这事蒙蔽。厄拉科斯，这个人称沙丘的星球，才是他永远的舞台。

——摘自伊勒琅公主的《穆阿迪布手记》

这是他们启程前往厄拉科斯前的那周。忙碌的来回奔忙已经发展到最后的白热化阶段，变得疯狂得几近难以忍受，就在此时，一位干瘪的老太婆来到此地，前来探访小男孩保罗的母亲。

这是一个暖意洋洋的夜晚。卡拉丹城堡，这座伺候了二十六代厄崔迪家族的古老岩石建筑，已经有凉飕飕的水汽冒出，预示着一切将风云突变。

那老太婆被请进侧门，走过一条拱形走廊，当路过保罗的房间时，她有幸在那里驻足片刻，偷偷瞧瞧躺在床上的孩子。

地板旁挂着一盏浮空灯，在晦暗的光线下，那名假寐着的男孩看到屋门口，他母亲身前一步的地方立着一个庞大的女人身影。老太婆就像个巫婆的影子——头发如同缠结的蛛网，圆圆的面容隐没在兜帽一片漆黑的阴影中，一双眼睛仿若闪闪发光的宝石。

“杰西卡，依他的岁数看，是不是长得小了点？”老太婆问。她说

话时带着气喘和鼻音，就像一把走调了的巴厘琴。

保罗的母亲以低沉的声调柔声作答：“尊驾，厄崔迪人发育较晚，此事众所周知。”

“我听说过，听说过，”老太婆继续气喘，“可他毕竟已经十五岁了。”

“是的，尊驾。”

“他没睡着，在偷听我们说话呢，”老太婆说，“狡猾的小捣蛋。”她吃吃地笑起来，“但皇族成员需要狡猾。而且，如果他是真正的魁萨茨·哈德拉克……啊……”

保罗躺在床铺的阴影中，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。老太婆那两颗明亮如鹰眼的眼珠紧紧盯着他，此刻竟似乎在慢慢变大，非常耀眼。

“好好睡吧，狡猾的小捣蛋，”老太婆说，“明天，你就得全神贯注地应付我的戈姆刺了。”

说完，她便推着他的母亲出了门，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

保罗躺在那儿，心里不禁琢磨：戈姆刺是什么玩意儿？

在这巨变时刻发生的所有混乱中，这老太婆的出现是保罗见过的最奇怪的事。

尊驾。

而她竟然直接管母亲叫杰西卡，语气就像在使唤一名普普通通的侍女，根本不把她现在的身份放在眼里——一名贝尼·杰瑟里特女士，同时也是公爵的爱妾，还是公爵继承人的母亲。

戈姆刺是不是厄拉科斯星的什么东西，在我们去那儿之前，我必须得知道？他心里琢磨着。

他张口默念着老太婆提到的几个古怪词汇：戈姆刺……魁萨茨·哈德拉克。

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和卡拉丹相比，厄拉科斯这个星球是如此的不同，以至于保罗的脑子被那些新知识搞得晕乎乎的。厄拉科斯——沙丘——沙漠星球。

杜菲·哈瓦特，他父亲的刺杀大师，曾做过解释：哈克南人，他们的宿敌，在厄拉科斯待了八年，他们和宇联商会公司签订了合同，

以准领地的形式据有这颗星球，并开采厄拉科斯的抗衰香料：美琅脂。现在，哈克南人即将离开厄拉科斯，厄崔迪家族将取而代之，而且是以全领地的形式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雷托公爵的胜利，然而哈瓦特却告诉他，这种局面隐含着致命的危险，因为雷托公爵在兰兹拉德联合会的各大家族中颇孚众望。

“受欢迎的人会招致当权者的猜忌。”哈瓦特说。

厄拉科斯——沙丘——沙漠星球。

保罗睡着了，梦中来到了一座厄拉科斯洞穴，身边是一群沉默的人，他们在球形灯暗淡的光线下走动。那地方一派肃穆，像是一座大教堂，他还听到一种微弱的响声……水滴的滴答声。即使还在梦中，保罗也知道自己醒后会记着这个梦。他总能记住那些具有预示意义的梦。

梦境慢慢消失。

保罗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还在温暖的床上，他开始思考……思考。卡拉丹城堡的这片天地里，没有与他年龄相仿的玩伴，或许无需领受辞别的悲伤。他的老师岳医生曾向他微微透露：在厄拉科斯，佛斐鲁谢阶级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维护。那个星球上的人们居住在沙漠边缘，没有盖德或霸撒统治着他们。这些自称沙漠意志的人，就是弗雷曼人，帝国的人口普查都得不到他们的数据。

厄拉科斯——沙丘——沙漠星球。

保罗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感，于是决定练一练母亲教授的身意课程。三次快速呼吸触发反应：他坠入了一种游离的意识状态……集中意念……扩张动脉血管……摒除一切杂念……只余下自己选择的那部分意识……血液变得充实，迅速流向负荷过重的区域……单凭本能并不能使人获得食物、安全、自由……兽类意识无论怎么延伸都无法超越特定的时刻，也不会让它产生猎物可能会灭绝的念头……兽类破坏，但不生产……兽类的快感始终接近感官层次，达不到感性的层面……人类需要一个背景网，通过该网可以看清自己的宇宙……有选择地控制意念，这便会架构起你的网……依照细胞需求发出的最深层次意识，神经血液有规律地流动，肉体也随之保持完整……天地万物、生灵、人类都非永恒……为了川流不息的永恒奋争……

保罗维持着游离的意识状态，课程也一遍遍地辗转反复。

当黄色的晨光洒进窗台时，保罗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。他睁开眼，城堡的喧嚣奔忙重新入耳，卧室天花板上那熟悉的纹饰横梁也进入了眼帘。

廊门开启，保罗的母亲朝门内张望。她的头发深暗似青铜，发顶扎着一条黑色丝带，那张鹅蛋脸上不带任何表情，绿色的双眸闪烁着严肃的光芒。

“你醒了，”她说，“睡得可好？”

“很好。”

保罗审视着母亲高挑的身材，她正从衣橱架子上为他选衣服。从她的肩部动作中，保罗觉察出她有一丝紧张，其他人或许会遗漏这蛛丝马迹，但他却从母亲那儿得到了贝尼·杰瑟里特专有的训练……明察秋毫。母亲转过身，手里拎着一件半正式的外套，衣服胸前口袋的上方印着代表厄崔迪的红色鹰饰。

“快点，穿好衣服，”她说，“圣母正等着呢。”

“我在梦里见过她一次，”保罗说，“她是谁？”

“她是我在贝尼·杰瑟里特学校的老师，现在是皇帝的真言师。那个，保罗……”她吞吞吐吐道，“你必须把你做的梦告诉她。”

“我会的。我们得到厄拉科斯，就是因为她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得到厄拉科斯。”杰西卡掸去一条裤子上的灰尘，把它和那件外套一起挂在保罗床铺旁的衣架上，“别让圣母久等。”

保罗坐起身，抱着双膝。“什么是戈姆刺？”

母亲对他的训练再一次起了作用，她那难以觉察的犹豫暴露在他眼前，让他觉得她的惴惴不安其实是恐惧。

杰西卡穿过房间，走到窗户旁，甩手拉开窗帘，目光越过河畔的果园，望向对面的首尾山。“你马上就会知道……什么是戈姆刺。”她说。

这回他真切地听出了母亲声音中的恐惧，心里不禁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杰西卡仍背对着保罗，继续道：“圣母正在我的晨起室里等着，请快点。”

圣母盖乌斯·海伦·莫希阿姆坐在一把置有缀锦的椅子上，望着保罗母子走近。透过房间两侧的窗户，可俯瞰大河蜿蜒的南部弯段，以及厄崔迪家族的绿色田园，但圣母无心欣赏这些景色。今天早晨，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年迈体弱，还有点焦躁。她觉得这是太空旅行造的孽，都是那讨厌的宇航公会和他们那偷偷摸摸的行事方式造成的。但现在有一项使命，需要一位眼光远大的贝尼·杰瑟里特亲自过问。即便是帕迪沙皇帝的真言师，也不能逃避这神职的召唤。

这个杰西卡真是该死！圣母心中暗骂。要是她遵命行事，为我们生个女孩，就不会搞出这样的麻烦！

杰西卡在离座椅三步开外处停下脚步，左手沿着裙边轻轻一拂，屈膝行了个礼。保罗则短促地躬了下腰——按舞蹈师教的，当“对受礼方的身份地位表示怀疑”时，可行以此礼。

保罗问安的细微差异没有逃过圣母的眼睛。她开口道：“杰西卡，他是个谨慎的小家伙。”

杰西卡把手放到保罗的肩上，紧紧攥着。只一下心跳的工夫，就有恐惧的意味从她的掌心传出。片刻之后，她按捺住自己的情绪。“尊驾，我们就是这样教他的。”

她在害怕什么？保罗暗自思忖。

那老妪眼睛一眨，就将保罗看了个透：一张鹅蛋脸和杰西卡颇像，但骨架甚是强健……乌黑的头发出自公爵，而那眉线来自无名的外祖父，还有那颐指气使的小鼻子。眼睛是绿色的，目光如炬，像老公爵——他那已故的祖父。

现在，终于有男人来欣赏欣赏这出壮丽表演的力量了，哪怕是透过死亡。圣母不禁暗想。

“教是一回事，”她说，“先天的资质却是另一回事。等着瞧吧。”老妪的眼睛向杰西卡射出一道严厉的光芒，“你可以出去了。听我的命令，好好在外宁息冥想。”

杰西卡把手从保罗肩上放下。“尊驾，我……”

“杰西卡。你知道这事必须完成。”

保罗抬头看着母亲，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。

杰西卡站直身子。“是的……当然。”

保罗扭头望着圣母。出于礼貌，以及他母亲对这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敬畏感，都让保罗认为需小心行事。但他又感觉到母亲身上表现出的恐惧，这使他心生愠怒。

“保罗……”杰西卡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……你要接受的这次测试……对我很重要。”

“测试？”保罗仰头望着母亲。

“莫要忘了，你是公爵之子。”杰西卡说。她迅速转过身，裙子刷刷摆动，大步流星朝门外走去。门在她身后死死地关上了。

保罗转脸对着老妇人，按下心中的怒气。“竟然有人把杰西卡夫人当侍女一样打发走吗？”

一抹微笑从老妪布满皱纹的嘴角闪过。“小家伙，杰西卡夫人在学校时，当了我十四年的侍女。”她点点头，“还干得相当不错。现在，你给我过来！”

这命令像一记猛鞭突然抽向保罗，他还没细想，就已身不由己地遵命行事。她在对我使用音言，保罗暗想。他依着圣母的手势停下脚步，站到她身旁。

“看见这东西了吗？”她从长袍的衣褶中取出一个约十五厘米见方的绿色金属方块。她拧了拧，保罗便看见方块的一面打开了……黑黝黝的，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惧。没有光线可以射进那黑色的开口中。

“把你的右手放进盒子。”她说。

恐惧袭过保罗全身。他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，但老妪说道：“你就是这样听你母亲话的？”

他抬头望着那鹰眼般明亮的眼睛。

保罗感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驱迫之力，他慢慢将手伸进盒子。当整只手被黑暗吞没时，他先是感到了一丝寒意，继而觉得手指似乎碰到了光滑的金属，有一种刺痛感，仿佛手已失去了知觉。

老妪的脸上画满了掠食动物般的表情。她提起原在盒子边的右手，搁近保罗的脖子。保罗看见了闪光的金属物体，于是转头去看个究竟。

“别动！”她厉声道。

又在使用音言！他把目光转回她的脸上。

“我用戈姆刺指着你的脖子，”她说，“戈姆刺，最霸道的武器。是一根针，针尖蘸有一滴毒液。啊哈！别想溜，否则就让你尝尝毒的厉害。”

保罗口干舌燥，但还是想吞口唾沫。他不敢移开目光，只得紧紧盯着那满面皱纹的老脸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还有那苍白的牙龈，一口一说话就会闪光的银色金属牙。

“公爵之子必定了解毒物吧，”她说，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髦玩意儿，对不对？麝香毒，可以投入你的饮料。奥玛斯，混入食物。有速效的，有缓效的，还有不快不慢的。我用的是一种你从没见过的：戈姆刺。它只毒杀动物。”

自尊胜过了恐惧。“你竟敢口出狂言，说公爵之子是动物？”他质问道。

“打个比方吧，我只是说你可能是人类。”她说，“别动！我可警告你，别想溜。虽然我老了，但如果你想逃，我这只手还是能马上将针扎进你的脖子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保罗低声问道，“你是怎么骗过我的母亲，把我一个人丢在你这里的？你是哈克南的人？”

“哈克南？上帝保佑，才不！现在，给我闭上嘴。”一根干枯的手指碰到了保罗的脖子，他极力控制不由自主想要跳开的本能。

“很好，”她说，“你已经通过了第一项测试。接下来，是这样的：如果你把手从盒子里抽出来，那就死定了。只有这一条规则。把手放在盒子里，就能活。抽出来，就是死。”

保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止住颤抖。“如果我大声呼叫，侍卫马上就会出现，你必死无疑。”

“你母亲守在门口，侍卫进不来。相信我。你母亲挺过了这项测试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应该感到荣幸，我们很少对男孩做这种测试。”

好奇心将保罗的恐惧减少到了可以掌控的地步。从老姬的声音中，保罗听出她说的是真话，这一点无可否认。如果她母亲真的守在了门外……如果这真是一次测试……不管那是什么，保罗知道自己已深陷其

中，脖子上的那只手，那戈姆刺已完全控制住了他。他记起母亲在贝尼·杰瑟里特典礼中教给他的应对恐惧的心法口诀。

我绝不能恐惧。恐惧是思维杀手。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。我将正视恐惧，任它通过我的躯体。当恐惧逝去，我会打开心眼，看清它的轨迹。恐惧所过之处，不留一物，唯我独存。

保罗感到自己恢复了平静，他说道：“来吧，老太婆。”

“老太婆！”她厉声叫道，“你很勇敢，这一点无可否认。嗯，等着瞧吧，先生。”她弯腰凑近保罗，将嗓音压低到近乎耳语。“你在盒子里的那只手会感到疼痛。剧痛！如果你敢抽出手，我的戈姆刺会马上扎进你的脖子——你会死得痛快利落，就像刽子手挥下的斧子。抽出手，戈姆刺就会要了你的命，懂吗？”

“盒子里是什么？”

“疼痛。”

保罗感到那只手的刺痛在加剧，他咬紧双唇。这怎么可能是测试？他想。刺痛变成了瘙痒。

老姬继续道：“你有没有听过动物为了逃脱陷阱而咬断一条腿的事？这是一种兽类的伎俩。但人类会留在陷阱里，忍痛装死，以便伺机杀掉设置陷阱的人，解除对同类的威胁。”

瘙痒变成了一种极其细微的灼痛。“你为什么要对我做这些？”保罗问道。

“为了确定你是不是人。给我安静！”

右手的灼痛感不断加剧，保罗的左手握成了拳头。痛感一点点增强：火热，灼热……炽热。左手的指甲已经深深扎进了掌心。他试着弯曲右手的手指，可是却完全动弹不得。

“好烫。”保罗轻声说。

“住口！”

一阵阵的痛楚传到了他的手臂。额头渗出了一粒粒汗珠。脑中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呐喊，请求他把手抽离这个火坑……可是……戈姆刺。保罗不敢转头，但他试着用眼角去瞥脖子旁的那根可怕的毒针。他发觉自己正喘着粗气，于是想缓和呼吸，却做不到。

痛！

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空白，只剩那只沉浸在剧痛中的手。那张盯着他的老脸渐渐远去。

他的双唇干燥异常，难以分开。

烫！烫！

他觉得自己能感到那只手的皮肤正被烧黑，蜷曲，肌肉被烤酥，一块块地脱落，最后只剩下焦黑的骨头。

消失了！

仿佛关上了某个开关，疼痛消失了。

保罗感到自己的右臂在颤抖，浑身被汗水浸透。

“够了。”老妇人自言自语道，“库尔瓦哈！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个女孩能坚持到这种程度。我本以为你一定通不过的。”她向后一靠，将戈姆刺从他脖子旁撤走，“把你的手从盒子里拿出来吧，年轻人，好好看看它。”

保罗强压住因疼痛而产生的颤抖，盯着那幽暗的空洞，那只手像是已经不听使唤，还是自顾自地留在那黑暗中。那痛楚记忆犹新，让他动弹不得。理智告诉他，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是——一截焦黑的断肢。

“快点！”老太婆厉声叱道。

保罗猛地将手从盒子里抽出，惊讶地盯着它。竟然毫发无伤。皮肉上没有一点迹象，表明那里曾遭受过剧痛。他举起手来转了转，弯弯手指。

“诱导神经所致的疼痛，”她说，“不可能损伤真正的人。道理很简单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花大价钱买下这个盒子的秘密。”她把盒子放回袍子的衣褶中。

“可的确很疼……”保罗说。

“疼痛，”老太婆嗤之以鼻，“真正的人可以凌驾体内的任何神经。”

保罗感受到左手也隐隐作痛，他松开握紧的手指，看到掌心上已被指甲戳出了四个血印。他放下手，看着那老妪，说道：“你对我母亲也这么干过吗？”

“有没有用筛网筛过沙？”她问。

这个不切正题的问题让保罗猛地一怔，然后他有了深层次的觉悟：筛网滤沙。他点点头。

“我们贝尼·杰瑟里特姐妹，正是通过筛选人群以找到真正的人。”

保罗举起右手，刚才的疼痛依旧记忆犹新。“这就是筛选所用的方法——疼痛？”

“小家伙，在你经受剧痛时，我仔细观察你。疼痛只不过是测试的核心。你母亲和你谈过我们的观察方式。我能看到她的教导在你身上留下的效果。我们的测试就是危机和观察。”

保罗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坚定之意，他说道：“你说的是真话！”

老姬盯着保罗。他感觉到我说的是真话！他会是真命之子吗？他真的是真命之子吗？但她马上平息了自己的激动之情，并提醒自己：“希望会蒙蔽双眼。”

“你知道如何辨别人们所说之话的真伪。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反复的考验证明了他拥有那种能力，从他的声音中，她听出了和谐之意。“也许你就是魁萨茨·哈德拉克。坐下，小兄弟，坐到我脚边。”

“我宁愿站着。”

“你母亲也曾坐在我的脚边。”

“我不是我母亲。”

“你不太喜欢我们，嗯？”她扭头看向房门，大声叫道，“杰西卡！”

门应声而开，杰西卡站在门口，冷眼向屋里看来。当她看到保罗时，冰冷之意瞬间融化，脸上挤出一丝笑容。

“杰西卡，你现在还恨我吗？”老太婆问。

“我对你又爱又恨，”杰西卡答道，“恨——来自我永远难忘的痛。而爱——来自……”

“说出基本事实就够了，”老太婆说，不过声音却很轻柔，“你可以进来了，但别说话。把门关上，注意别让人打扰我们。”

杰西卡走进屋里，关上门，背靠在那里站着。我儿子活着，她想。我儿子活着，他是……人类。我知道他是……但是……他活着。现在，我可以继续活下去。她感觉背后倚靠的门非常坚固且真切。屋里的一切蜂拥而来，压迫着她的感官。

我的儿子活着。

保罗看着母亲。她说的也是真话。他很想一个人离开，将这次经历好生思考一番，但他知道，只有老太婆让他走他才能走。对他来说，这老人具有一种力量。她们说的都是真话。他母亲也经历过这样的测试，这其中必有什么可怕的目的……那痛苦和恐惧真是可怕。他明白为何说这是可怕的目的，因为他们不顾一切地去做这件事，并认为这是极有必要的。保罗觉得自己也被这可怕的目的玷污了，即使他还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。

“总有一天，小家伙，”老妇人说，“你也会像你母亲一样站在门外。这需要十足的勇气。”

保罗低头看看自己那只刚刚经受疼痛煎熬的手，继而抬头看着圣母。她的声音中蕴含着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，不同于他以往经历过的任何声音。她念出的词语都带着某种光辉，里面暗藏玄机。他觉得不管自己向她提什么问题，所得到的答案都会令他超脱出平凡的肉体世界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领域。

“你为什么要测试辨别别人的真伪？”保罗问。

“为了使你自由。”

“自由？”

“很久以前，人们想要获得自由，便将思考的事交给机器去干。然而这只会导致其他人凭借机器奴役他们。”

“汝等不得创造像人一样思维的机器。”保罗引述了一句话。

“这是芭特勒圣战和《奥兰治天主圣经》里的原话，”她说，“但《奥天圣经》其实应该这么说：‘汝等不得造出机器，假冒人的思维。’你有没有研究过门泰特人？”

“我跟着杜菲·哈瓦特一起学习。”

“芭特勒圣战，这场大骚乱夺去了人类的一根拐杖，”她说，